三才廣志

貲選

漢貲選舉

文帝從晁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第九等）萬二千石為大庶長（第十八等）各以名少級數為差

景帝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得（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　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筭乃得為吏十筭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訾四筭得官矣訾與貲同）廉士筭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官朕甚愍之訾筭四得官亡令筭士久失職貪夫長利

景帝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

人（戟謂或者）及徒奴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以武帝郎位干戈日滋財賂衰耗而不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興利之臣自此始其後府庫益虛乃募名能入奴婢得吕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羊為郎始於此

元朔五年置賞官命曰武功爵（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衛三七級中書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左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索隱曰大顏云一金萬錢也計十一級級十七萬合八十七萬金而此云三十餘萬金其數必有誤者顧氏之案解云一級十七萬自此以上每級加一萬至十七級合成三十七萬也或說七當為一郎十一級衍萬字其曰直三十餘萬者蓋直爵必級級必增其直其三十餘萬金也）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官首武功爵第五也位稍高故得試）先除（為吏先除用也秩比於大夫故揚）千夫如五大夫（千夫武功爵第七級五大夫言二十等爵第九級也言千夫爵僕以千人為夫始謂）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也）以顯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小者

郎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廢耗

元狩四年除故鹽鐵官家富者爲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

元鼎二年始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 師古曰吏遷補高官郎又施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

元鼎三年所中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認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衰矣 言被傳引者其根株所送出免徒從而能入財者加富補吏

後西漢以貲舉

如淳曰漢制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

張釋之　司馬相如

輸財得官

漢輸財

卜式 武帝時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不報再獻錢三十萬拜郎中　後為御史大夫 封官

黃霸 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吏　至丞相

楊僕 以千夫為吏　千夫即武功爵

後漢輸財

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騎營士各有差

桓帝延熹五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騎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

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錢各有差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

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

萬

時間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黄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錢貧者則官而後倍輸或居因常侍阿保自通達是時段閭樊陵張溫等雖有功勤名譽然皆先輸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毋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小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𢦤

晉輸財

武帝太康三年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曰吾雖得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南平吴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

後魏輸財

明帝時孝宣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賞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唐輸財

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職大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四犯禁羅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

又令文武職事三品以上給親事帳内以六品七品子爲親事以八品九品子爲帳内歳納錢千五百謂之品子課錢凡捉錢品子無負者滿二百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于考功兵部滿十歳量文武授散官

至德二年七月宣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使下召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穏便擬條格議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准勅迴授餘人并情愿還俗授官勲邑號等亦聽如無人迴授及不愿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

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養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勑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授業粗通帖策脩身謹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勑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勑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

宋輸財

頭投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僑寓選月俸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為此制尋即停罷

元和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功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納粟五百石者於優出身仍減三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三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愿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

勅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員官告量別支給以充私覿以舊制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取貲以備私覿縱優假遠使將來與法減節之

十五年復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八員

宋興以來所重者獨進士君納粟授官止讀刑而
已於民政無預也
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
教告勑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尋又賜
河東空勑誥
徽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
所裁抑應入合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
勘者即換授降
使臣仍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東南用兵民入
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戶此不便也
且富而入納者皆嘗與不入納者均被科取令復
其戶不輸是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無
窮也況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

縣錢急富責何人辦事況不注監當不限磨勘與
士大夫涇渭並流駑驥同早又弊之大者乞改用
進納本法詔近東南捕賊入金粟而補之官與常
乎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毋改詔注親民官而有
田業在所注其毋得注
高宗紹興二十五年用吳逵言貫力田科命江浙
福建監司守臣募民往兩淮開墾田地歲收穀五
百石歸官往者免本差役七百石補進義副尉至
四千石補進武校尉並作力田出身其被賞後再
開墾及元數許參選如法理名次在武舉特奏名
出身之上過科場許赴轉運司應舉
孝宗淳熙二年詔進納補官請舉年及合免舉之
人許納補授文書直赴南省

七年中書門下省言湖南江西旱傷立賞格以勸

積粟之家凡出米賑濟係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內

一千石補進義校尉願補不理選將仕郎者

聽二千石補進武校尉如係進士與免文解一次

四千石補承信郎如係進士與補上州文學五千

石補承節郎如係進士補迪功郎

元貲舉

九八粟補官天曆三年河南陝西　民職

省臣議江南陝西河南等處富實之家願納

粟補官者驗粮數等第從納粟

處所隨即出給勘合朱鈔

中省部除授九錢穀

腹裏省者吏部

納價鈔者並以

四十四兩陝西省

石六十兩其實

封父母者聽　陝

品一千　之上正八

三百石之上正九品二

百石之上上等錢穀官八十石之上中等錢穀官

五十石之上下等錢穀官三十石之上旌表門閭
河南并腹裏二千石之上從七品一千五百石之
上正八品一千石之上從八品五百石之上正九
品三百石之上從九品二百石之上上等錢穀官
一百五十石之上中等錢穀官一百石之上下等
錢穀官　江南三省一萬石之上正七品五千石
之上從七品三千石之上正八品二千石之上從
八品一千石之上正九品五千石之上從九品三
百石之上上等錢穀官二百五十石之上中等錢
穀官二百石之上下等錢穀官　凡先曾入粟進
授歷名者今再入粟則依驗粮數照依資品今實
授茶鹽流官　陝西省一千石之上從七品六百
六十石之上正八品三百三十石之上從八品二

百石之上正九品一百三十石之上從九品
河南并腹裏一千三百石之上從七品一千石之
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從八品三百三十石
之上正九品二百石之上從九品　江南三省六
千六百　十石之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之
上從七品二千石之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
之上從八品六百六十石之上正九品三百三十
石之上從九品　先嘗入粟實授茶塩流官者今
再入粟則依驗数加　西省七百五十石之上
五百　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十石之
上　百之上　河南并腹裏一千石之上七百五
十石之上五百石之上二百五十石之上一百五
十石之上　僧道能以自己衣鉢濟饑民者三百

石之上六字師號都省出給二百石之上四字師號一百石之上二字師號俱禮部出給　四川省所轄地分富實民户有能入粟赴江陵者依河南省入粟補官例行之其粮合用之時從長處置

江浙江西湖廣三省已糴官粮見在價鈔於此差人赴河南省别於杈貯合用之時從長處置

國朝正統

牌軒　門　天順　年

成化七年例納米三百五十石授正七品散官二百五十石正八品二百石正九品一百五十石雜職

漸減至四十兩又二十兩十年後行此例

十六年秀才納粟陜西助邊入監皆銀五百兩

十七年例軍民人等有納銀七百兩授指揮同知

五百兩指揮僉事
弘治十五年後行五百兩爲指揮使四百五十兩
指揮同知四百兩指揮僉事
正德三年後行秀才入監例江南廩膳二百五十兩
增廣三百兩爲三百五十兩　衣亦因紹而入

廣志卷之五百三十八

考課

廣志卷之五百三十九

田制

田 陳也樹谷曰田象形口從十阡陌之制也釋名云填也土已耕曰田五稼填滿其中也

菑 田一歲曰菑 謂作從甾字

新 田二歲曰新

甽田 食貨志后稷始甽田師古曰甽壟也

畬 田三歲曰畬

代田 又一畝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師古曰代易也

畦 田五十畝曰畦

名田 又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 過置所之家

趄 音疸田三歲一易曰趄

爰田 食傳音作爰田上田下易中田再易三年更土易居古制也

干 山田曰干

轅田 地理志孝公制轅田 商鞅相秦復立轅田 古制也秦世役變

暵 而宜切號下田曰暵

䁟 音茨殘穢田曰䁟

草田 東方朔傳表為縣草田償

墝 薄田曰墝

草田 武紀朕禮首山昆田出珍物

畼 治穀之田曰畼山田曰畼

成 田方十里曰成　池田 元紀池田 晉灼曰池田苑中田也

疇 耕治之田曰疇　籍田 文紀開籍田 劭曰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 曰藉借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

坪 音屯田百畝曰坪

田畯 平疇也　弄田 昭紀上耕于鈎盾弄田 師古曰弄田謂宴戲之田天子耳

緩田 不毎剛者　南畝 墾借傳中國之所以離〻〻也 師古曰〻〻耕種之處

秉 田曲文曰秉

壟 田百叉曰壟

頃 田百畝曰頃

圠 切 高田曰圠

暵 音漢 耕發也

噌 子等切 水田名

畕 訖良切 比也

阡陌類 田間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圖畫 [illegible] 圭田 [illegible]

壟 田埒曰壟 畇 墾田也 畓 音均墾田也 畛 音真溝上塗也 畔 田壟曰畔

畸 殘田曰畸 垙 音光陌也 篁 竹之區竹田曰篁 塍 音乘田中畦埒曰塍

區 音甌江淮田野人以田五畝為區 溝 田中水路廣四尺深四尺 畛 井田間陌也容大車

畹 田三十畝曰畹又作畹 井 田九百畝為一井 方極 畮也 遂 音逐田間小溝也

畎 作畖水小流也周禮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 晦畮

洫 告溝曰洫 澮 作渀告洫曰澮田間水道十夫有川川上有道 畮 大澮為一畮畮畎也

畹 本朗切趙魏謂陌曰畹 町 田踐處曰町 町疃 田間隱團也 畔 田介也

畮 音妹田美也 畿 魚川人指田遠近曰畿音鄙切 通 田十井為通

步 大尺為步步百為畮秦制二百四十步為畮徑一步長百為畮折而方之則南北各十步為宅壽方六尺

𤲬 力陳切龍也 𤳁 就陸切說文云稻田也作𡒚 埂 覺封也 畛 田不種也

畈 田中穴也音趙 畷 田間道廣六尺 睞 音來田睞 暢 田不生也音暢 畘 田

畇 音均畇也 畾 音雷田間 圩 田岸 㽓 田一斗曰㽓

要語

古者井田之典必始於唐虞夏商葺治至周大備因口之衆寡以授田因田之厚薄以制賦畫溝洫謹步畝嚴版圖經界既定仁政自　其法自春秋時已壞晉作爰田則賞衆以田易其疆畔矣魯初税畝則履其餘畝十取其一矣用田賦則二猶不足重困農民矣鄭子駟為田洫而四族皆喪子産使田有封洫而謗以伍田疇則溝洫廢矣晉欲使齊封内盡東其畝而戎車是利則疆理廢矣管仲作内政楚蔿掩書土田亦頗陵周之典之舊矣戰國兵農浸分孟子言王道

之始魏惠王以爲迂滕文公問井地卒莫之行自秦孝公隳經界開阡陌而兼并僭踰興矣漢言未

嘗行也趙過教民為代田乃耕田之法非受田之制下及漢唐風流已遠然其授田有口分世業皆取之於官其歛民財有租庸調皆計之於口其後變為兩稅户無主客以見居為薄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貧急於售田則田多私少富利於避役則田少私多僥倖與稅役弊許賣田後魏以來弊法也唐志謂口分世業田壞而為兼并似指以井田失之遠矣

陶唐以前法制簡略下

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別

兾州厥土惟白壤厥 無塊曰壤

兖州厥土黑墳 無塊曰壤

青州厥土白墳 色黑墳起

徐州厥土赤埴白色而墳起厥田惟上中弟二等

揚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下弟九等

荊州厥土惟塗泥地泉濕厥田惟下中弟八等

荊河豫州厥土惟壤　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壚疏也

厥田惟中上弟四等

梁州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也厥田惟下上弟七等

雍州厥土惟黃壤黃色而高地厥田惟上上弟七等

九州之地定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頃

禹丘甸法

詩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蓋甸自禹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　甸方八里居一　方十里出兵車一乘以為戰法　正義歸是箋云禹甸之者決除之　決使我手田定貢賦於天子　是以若禹義也　地官小司徒四丘為甸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　鄭特牲云丘乘共粢盛　丘十六井甸十四井　邑方二里　丘方四里　甸方八里　匠人注云方十里為成　成中容一甸　甸方八里出田稅　緣邊一里治洫　論語注引司馬法云井十為通　通中為成　成出革車一乘　為七十五人　而左傳說夏少康有田一成　有眾一旅　十里有五百人　包許氏方十里　其兆

則九百夫之田有不易再易通則二而當一者四百五十人其中上地是多則皆五百人也其溝夫夫則衆下人

行故一車士卒唯七十五人少康奉大衆故以出賦異也

殷公田

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注藉借也借民力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孟子曰云云則所云古者謂殷時正義劉氏主氏曰夏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殷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周時民益稀家得百畝而徹熊氏說 寬簡一夫之稅惟稅五十畝殷正稅急稅七十畝周政煩皆通稅孟子說七十畝而取尚有公田注惟殷人之助為有公田朱氏注夏時一夫受田

其五畝之入以為貢 當人廬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 中為公田其外八家

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耕公田而不

故建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畝為通通十為成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故丘有戎馬一匹牛三頭甸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同五里提封万井戎馬

爲百乘事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爲百乘之家一井三百大十六里提封十万井定出賦六万四千井戎車四千定車千天

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之畿內方千里提封百万井定出賦六十四万井戎馬四万匹兵車万乘戎卒七十二万人故

曰万乘之主小司徒之職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任也者家二人

鄭玄曰均平也地用猶稱也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衆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正以

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自二人以至於十爲九等七六五者爲其中可任謂丁強任力役之事者出老者

一人其餘男女強弱相半其大數

万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謂造都鄙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字因取名焉隰皐之地九夫

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

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井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

四里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成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

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四縣爲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万井九万夫其四

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三十三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万三千四百夫治

事日之法偕於一日令王默木地食昌四之一其制
三書百里之田九同一都一都之田稅入於王五十里之田凡田
縣一縣之田稅入於王二十五里之田九四句一句之田稅入
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材也賦出車徒給
徭役也

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

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貢賦也物物色之以知其
所宜之事而授農牧衡虞所職

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
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
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

謂廛里者若今云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圃樹
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為場樊圃為之園宅田者致仕之家所受
之田也士相見禮曰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
之臣士讀為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
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
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賞田
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
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
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
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育職貢取正於是耳
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
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
更耕之自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也謂
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澤不也澤鹵

田不生穀各以肥磽多少為差磽确謂瘠薄之田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上下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孟子曰夫仁者必自經界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汚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步六尺為步

畢務公曰目之祭度也不過步武之間為辨曰丈說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尺六尺然則荀鄉所謂大尺者步也畢務公所謂步者六尺也故司馬法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班固論建步立畝亦祖之以為準則古者以六尺為步明矣王制言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大尺四寸為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然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十寸之尺六尺四寸乃八寸之尺八尺也其步數每荀鄉之說不同蓋各述其所傳然也

畮

司馬大尺為步步百為丨秦孝一百四十步為丨鼂云徑一步長百步為畝伊川程氏曰古者百丨止當今之四十一丨今之百丨當古之二百五十丨

夫

畝百為丨見食貨志

屋

夫三為丨見周禮則三百畝也

井

田九百畝為丨眾九屋之所故曰屋三為丨古丨田之法八家共丨十一區百畝為公田八家共養公田以供王賦是曰丨田至秦而廢

邑

四井為小方二里公邑為大遂之餘家邑謂大夫之采也

丘 四邑為丨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方四里

甸 四丘為甸天十五里地甸之為言治也六十四井曰丨一丨之中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方八里

成 丨方十里於甸旁加一里即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稅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溝洫

縣 五鄙為丨二千五百家此六遂之縣四甸為丨此州里之丨方二十里

都 十邑曰十四制云四縣為丨方里四十

通 井十為丨

成 通十為丨

終 成十為丨

同 十終為丨方百里

虞書禹曰濬畎澮距川

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 此謂造都邑也然也制井田異於鄉遂重之國小司徒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

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皐者也又謂隰皐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一而當一夫之謂井牧昔夏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九夫爲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爲之溝洫相包乃成耳邑丘之屬相連比以出田税溝洫相包爲除水害四井爲邑方二里四邑爲丘方四里四丘爲甸甸之言乘也讀如甸之甸方八里旁加一里則方十里爲一乘積百井九百夫其中六十四井五百七十六夫出田税三十六井三百二十四夫治洫四甸爲縣方二十里四縣爲都方四十四里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乃得方百里爲一同也積万井九万夫其四千九十六井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田税二千三百四井二万七百三十六夫治洫三千六百井三万二千四百夫治澮井田之法備於一同今止於都者采地食者皆四之一其制三等百里之國凡四都一都之田税入於王五十里之國九四縣之田私入於王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一甸之田税入於王地事謂農牧衡虞也貢謂九穀山澤之林也賦謂出車徒給餘役也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七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朱子集註曰周時一夫授田百畝鄉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也貢法固以十分之一爲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不可攷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爲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

什一……

率[illegible]也而以十田畝為度合一夫置井公田七畝是亦什一也

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鄙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萬夫者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橫洫從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焉去山林陵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巷三分之制其餘如此以至于畿則中雖有都邑遂人盡經其地

匠人為溝洫之法

主通利田間之水道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古者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壟中曰甽甽上曰伐伐之言發也甽甽也今之耜岐頭兩金象古之耦也田一畝一夫之所佃百畝方百步也遂者夫間小溝遂上亦有徑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共

治溝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

陳及之曰周制井田之法

遂行於天下先有内外之異故遂人言十夫有溝以一直度之也凡十夫之田之者爲有一溝一瀉水以方度之則方一之地所容者九夫其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則方一里之一溝中間二溝遂人云百夫有洫是百夫之地相連屬時因以一洫瀉水以方度之則方十里之成所容者九百夫其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則方十里之内凡四洫矣兩旁各一洫中間二洫是於澮亦然若川則非人力所能爲故匠人不爲川而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遂人萬夫有川亦大約言之耳大槩川水瀉於溝瀆瀉於洫洫水瀉於澮澮水瀉於川其縱橫因地勢之便利遂人匠人以大意言之遂人以長言之故曰以達于畿匠人以方言之故止一同耳又云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者言之方法則積其所圍之内名之其實一制也

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決不可合

朱子語録曰遂匠之錯儒論田制乃欲混井田溝洫爲一則不可行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

鄉遂用貢法遂人是也都鄙用助法匠人是也

永嘉陳氏曰按遂人云百夫有洫十夫有溝溝牟不見得包溝洫在内若是在内者云百夫十夫之間是匠人兼溝洫都在内故以爲

古者什一而藉居方里為井之為九百夫方百里可周方萬井之為
万夫遂人匠人兩處各是一法朱子總其說謂遂法十夫有溝
法八家同井其言周而不足但不知其必分二法者何故也意鄉
遂之遂郊遂刻之周大率之所從出必是平原廣野可盡萬夫之
田有溝有洫又有涂路方圓可以如圖萬夫之地所占不多以
井田一同法約之止有九分之一故以經法撥算遂一見其子數
若鄉郊之地謂之甸稍縣都乃公卿大夫之采地包山林陵麓在
內難用溝洫法整齊分畫故逐處量畫井田雖有溝洫不必盡
如圖故但言在其間其地綜至一同之地為万夫者九故以徑法
經算但止言其畧數

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職

西漢食貨志民陳力受職民受田上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
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
者為再易下田三歲者更耕之自爰其處注爰於更謂三歲即改
與別家佃以均厚薄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余夫亦以口
授田如比此同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口二十畝
此謂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田又也澤
鹵田不生谷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以
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也勸趣勸之
以集事
按此言受田之法與大司徒遂人所言畧同但言余夫受田如此
孟子言余夫二十五畝張注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俟其壯有
室然後更百畝之田則二十五畝者十以後十九以前所受田也
周禮遂人上地中地下地皆夫一廛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又
曰宅不毛 上 詳田中田有廬疆埸有瓜又曰為其生里孟子曰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又曰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五母雞二母彘
是日吉者公田爲居井竈葱韭盡取焉所謂日井方一里是爲九
夫入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
畝以爲廬舍又曰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埸在野
曰廬在邑曰里何休曰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公田十畝廬舍二畝
半凡爲田一頃十二畝半八家而九頃共爲一井故曰井田一夫
一廛者田中之居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所謂在邑曰里是
也廛者田中之居邑所謂廬舍二畝半是也何休云宅趙岐皆云
廬二畝半廬舍二畝半而廬亦二畝半則五畝之宅合在野在邑
言之耳其在邑則春出於野詩曰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同我婦
子饁彼南畝是也其在野則冬入於邑詩曰我稼既同上入執宮
功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是也考之於孔鄉師吏同及野
以施惠用大夫辨國中之可任者鄉士掌國中之獄則大鄉之
民莫不屬里於國中矣廛里所以貢居而廬舍僅其當息之地而
已觀遂人言十里有廬詩言廬旅拒周言遂廬則田之有廬亦若
此耳然詩又曰胡取禾三百廛兮彼子日有田一廛田亦謂之廛
者據一夫所受
而統言之也

餘夫田 二十五畝

周禮遂人以彊予任甿謂彊予者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
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
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戶
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者餘夫亦受此田也載芟詩
日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
易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比

賣鄉衍說之說與孟子所謂餘夫之是孟子二十九以下者有妻受田故二十五畝者三十有妻則受田夫百畝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鄉大夫注亦云有夫有婦乃成家何休亦云一夫一婦受井田百畝　先王之於受地雖的百畝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有以食之任之此詩所謂彊侯所謂以疆予仕者也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畝以其家既受田百畝而有以百畝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畝地二十五畝中亦二十五畝下地二十五畝萊二十五畝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田百畝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本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畝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畝是附會之論也

賞田

載師賞田任遠郊之地廛里場圃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非農人也見受田二万家賈公彥農人相通各受二夫之地是一夫故云非農人不遠郊二十而三司勳凡有功者名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大功司勳藏其貳掌賞地之政令政令謂役凡賞無常輕重眡功凡頒賞地

三之一食鄭司農曰不以美田爲采邑玄謂賞地之稅三分計稅王食其一二全食於臣

惟加田無國正凡賞田無輕重眂功則賞田無少之限矣凡頒賞地三之一食

則賞田無上中之壤矣賞田任遠郊二十而三則賞田非止什一之稅矣鄭氏謂執即由廛里以至賞牧田九者通史一夫率農人爲定田十二万家以謂凡地亦有不易一易再易相通而各受一夫九万夫爲四万五千加大爲十二万夫此特言其大致然也賞田無上中之壤亦有不易再易之辨十古者任地之法常以養民爲重故萊田不參稍地而故爲少在稍野則賞也三之食一其㣲二十而三鄭司農謂不以美田爲采邑盖以此也後世賞賜常重於養民蓋本欲之由老子號公以酒泉荏二十二年成子詩涂以虎牢錫公四年晏錫公孫竟錄以六十邑簋二十七年成錫陳桓以高唐朝十年成錫晉以楊楚溫泉櫕茅等二十五年成錫彤班以門之征又十一年豈先王賞功之意哉

加田

司勳惟加無國正

和賞既賞之又加賜以田所以厚恩也鄭司農曰正謂稅也祿田亦有稅公家之賦貢獨加賞田之無正耳賈公彥曰加田是加恩事又不稅入天子凡大夫士賜地有田祿大夫也上有采家邑任皆也之半是也又有賞田無加田主田是田祿如同無同征者無

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

鄭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民宅曰宅田以備益多也士田者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賈田者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官田者公家之所耕田牛田以養公家之牛賞田賞賜之田牧田牧六畜之田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玄謂廛里若今云邑里居廛民居之區域也園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士讀爲仕仕者亦受田所謂圭田也孟子曰自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

所受田也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自此以外皆然二
百里三百里其上大夫如州長四百里五百里其下大夫如縣正
是以載謂三百里為州四百里為縣云遂人亦監焉玄謂見大
都之外有九等之田與公邑之意以其四等公邑非鄉遂又兼采
地不見有主治之故知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卿之
采地大都公之采地王子弟所食邑也畺五百里王畿界也皆言
任者地之形實不方平如圖受田邑者遠近不得盡如制其所生
貢賦貢取正於是遂人夫一廛是廛里不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
凡王畿內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山林川澤城郭宮室
涂巷三分去一餘六百萬夫又以田不易一易再易上中下相通
定受田者三百萬家也遂郊之內地居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三
分去一其餘二十四萬夫六鄉之民七萬五千家通不易一易再
易一家受二夫則十五萬夫之地其餘九萬夫廛里場圃宅田士
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戶受人也定
受田十二萬家也公邑田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
夫之地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餘六百二十四萬夫之地通之上
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萬
五千家為六遂餘則公邑然任土者任其力勢所能生育且以制
貢賦也
鄭司農云任地謂任土地以起稅賦也玄謂有輕近而重遠近
者多役也園廛亦輕之者廛無
穀園少利也

各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
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

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此畿內采地之制九夫爲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以出稅稅共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四方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采地者在三百四百五百里之中

諸儒言井田不同

鄭康成以小司徒有邑甸縣都之別而其名與采邑同匠人有溝遂溝洫澮之制而多與遂人異故言采地制井田鄉遂公邑制溝洫又謂鄉遂公邑之吏或從民以公使不得恤其私諸侯亦同之政寬恐爲貪暴稅民無藝故畿內用夏貢法邦國用商助法賈公彥之徒遂以載師自國中園廛以至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鄉遂及四等公邑皆用貢而無助以明鄉遂爲溝洫而已然先生之爲井田也使所敘同井所食同田所居同廛所服同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鄉遂大率之前寓豈可變之田而不爲井乎大田之詩言曾孫來止而歌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噫嘻之詩言春夏祈穀于上帝而歌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爲耦周官遂人言其勤族師有鄉吏此鄉遂井田之事鄭氏以鄉遂無井田而又以遂人之法釋詩以一井之法釋攷顯是自戾也王子曰鄉田同井諸野九一而助則鄉遂之爲井田可知矣

李泰伯曰司馬法與周禮其言頗異意者文王在岐作司馬法夏周公攝天子位乃增損之以爲周禮于當以周禮爲定司馬法有夫屋井周禮如之但不別爲屋耳司馬十井爲通十通爲

考周礼則四井為邑為上四上為甸一甸步一里為屯丁為法十
甸為縣十無為周月礼則四甸為縣四縣都步加十里為同人丁
馬法上為一制无遠近之殊周礼則三百里以外都鄙為井田二
百里以内鄉遂為十夫百夫千夫万夫則是殊制矣故當
以周礼為
矣

田制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公有問於孔子曰薄賦歛則人富公曰若是寡人貧矣對曰豈弟君子人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貧也

滕文公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夫人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禄不平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

畝餘夫二十五畝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
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
養公田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
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朱子集註曰經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
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定分而豪強得以
兼幷故井地不均賦無定法而貪暴得以多
取故穀祿不平野郊外都鄙之地
九一而助爲公田而行取法也國中郊門之内鄉
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爲溝洫使什而自賦其
一蓋用貢也周所謂徹法蓋如此當戰國時非
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矣圭田世常祿制

之外又有此田以奉祭祀所以厚君子不言世祿滕已行之但此未備餘夫年十六授此田百畝之外所以厚野人方里而井以下乃周之取法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耳

魏文侯敎民力田李悝為魏文侯盡地力之敎而田是當

秦孝公任商鞅鞅以三晉地狹人貧秦地廣人寡故草不盡墾地利不盡出於是誘三晉之人利其田宅復三代無知兵事而務本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廢井田制阡陌任其所耕不限多少數年之間因富兵強天下無敵

秦轅田

左傳鄭子産使田有封洫廬井有五子駟為田

洫受司收田陳轅頗賦封封內之田晉作爰田公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

晉語作轅田賈侍中曰轅易也為易田之法賞衆之田易疆界也曰服虔孔晁曰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

漢地理志秦孝公用商君制轅田開阡陌張晏曰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惡孟康曰三年爰土易居古制也末世浸廢商鞅復立爰田上田不易中一易下再易師古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謂開田之疆畝

食貨志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周礼秦晉皆有爰田之制

史記商君傳鞅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太史公曰余讀商君開塞耕戰書商君書五卷

蔡澤曰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阡陌乃三代耕田之疆非秦所制開者乃割削而非創置

始皇紀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實田

唐突厥傳杜佑謂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

商鞅佐秦以為地利不盡更以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

商子來民篇秦地方千里者五而穀土不能處三

漢代田 后稷甽田

食貨志武帝末年悔征代之事迺封丞相為富民侯 征和四年六月丁巳封田千秋 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畮三甽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 注師古曰 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 注甽壟也耦併兩耜而耕也 廣尺深尺曰甽 呂氏春秋任地篇后稷曰子能使子之也盡為冷風乎六尺之耜所以成畝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間稼也注古者以推耕廣六尺為畝三尺為甽又辨上篇兆耕之道晦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正其行通其風夬必中央帥為冷風選注引此亦疑後日一深選注作清畮作畝 考工記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甽

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中苗
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隤其土以附苗根（隤之卅漢注□□曰樣艸）
故其詩曰或芸或芓黍稷儗儗芸除草儗也耔附
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根比盛暑隴盡而根
深能風與旱（注能讀曰耐）故儗儗而盛也其耕耘下種
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為田一井一屋故晦
五項（注井乘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夫百畝於古十二古夫百為畝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畮古千二百畮則得今五頃）
斛以上（不為甽者）善者倍之過使教田太常三輔大農
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令長三
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
狀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故平都令
光教過以人輓犁過奏光以為丞教民相與庸
輓犁率多人者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

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課得穀皆多其旁田畮一斛以上令命家田注者言命之家也三輔公田又教邊郡及居延成有卅韓是後邊郡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成帝時氾勝之使教田三輔有書十八篇

周禮義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絕人耦或周末兼有牛耦鄭云合人耦則牛耦可知

山海經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

文紀後元年春三月詔曰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

不足者其咎安在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侍

士議之

鹽鐵論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為畝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先帝哀憐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畝率三十而稅一

漢名田

董仲舒說武帝曰古井田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注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不使富者過

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聖王莫不設井田今民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云云月哀紀後遂寢不行武帝時賈人有市籍及家屬不得名田犯令沒入田貨

哀紀綏和二年即位六月詔曰制節謹度為政

所先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其議限列無列爲限業

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過品皆沒入縣官注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所食國中也既收其租稅又自得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今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復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市井子孫不得爲吏

王嘉傳詔書罷苑而以賜董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張晏爲多置空田百頃但賞賜上貫注孟康曰自公卿以下至于吏民名曰均田皆有頃數名爲制中令均等也

仲長統傳昌言曰限夫田以斷并兼

文中子謂晁曆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注唐說文曾日五品之家服作者下過二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

漢提封田　定墾田

地理志漢郡國一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三百四十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萬四千五百一十三萬六千四百五頃其一萬二百五十二萬八千八百八十九頃邑居道路山林川澤群不可墾其三千二百二十九萬九百四十七頃可墾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

通典孝平元始年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農桑二年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蓋紀盛時之數（按元始二年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餘戶合得田六十七畝百四十六步有奇）

康衡傳初衡封僮之安樂鄉鄉本田提封三千

一百頃南以閡陌爲界 注師古曰提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

何武傳武爲刺史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迺見二千石以爲常

後漢志世祖中興至于孝順凡郡國百五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 注伏無忌所記每帝戶口及墾田大數今列于後 和帝永興元年墾田七百三十二萬一百七十頃八十畝四百十步 安帝延光四年墾田六百九十四萬二千八百九十二頃二十三畝八十五步 順帝建康元年墾田六百八十九萬六千二百七十一頃五十六畝一百九十四步 每戶得田七十畝有奇 沖帝永嘉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五萬七千六百七十六頃二十畝百八步 質帝本初元年墾田六百九十三萬一百二十三頃三十八畝

紀光武建武十五年六月庚午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又考實二千石阿枉不平者 官志注胡廣曰秋冬歲盡各計戶口墾田錢穀入出上其集簿丞尉以下歲詣郡課校 十一月大

司徒歐陽歙下獄以前守汝南度田不實十六年河南尹張

仍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南郡守劉隆本紀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丙寅詔曰比年牛多疾疫

墾田減少二千石勉勸農桑

李忠傳建武遷丹陽守墾田增多三歲流民占

著者五萬餘口十四年三公奏課爲天下第一

杜詩建武七年遷南陽太守脩治陂池廣拓土

田斯作水

張堪建武中拜漁陽太守乃於狐奴開稻田八

十餘項勸民耕種以致富貴癸蓮西政

鄧晨爲汝南太守建武十八年興鴻卻陂田數

千項

劉隆守南陽太守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

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時顯宗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欲以墾田相方耳

鮑宋爲東海相坐度田不實

牟長建武中遷河内太守坐墾田不實免儒林

楊仁拜什邡令墾田千餘頃儒林

何敞和帝時守汝南脩鮦陽渠墾田增三萬餘頃

桓紀延熹八年八月戊辰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十錢

漢公田　屬縣草田

紀宣帝地節三年冬十月詔曰流民還歸者假

公田貸種食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丙午詔以三輔太常郡國

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

蘇武傳始元六年春賜公田三頃宅一區

貢禹請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與貧

民

趙充國奏公田民所未墾

東方朔建元三年上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

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

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

苑屬之南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

荒田未耕皇旨以賞鄠杜之民朔進諫

廣陵王胥相勝之奏奪王陂射陂草田以賦貧民奏可

漢志趙過令命家田三輔公田

後紀明帝永平九年四月甲辰詔郡國以公田賜貧民各有差

章帝元和元年二月甲戌詔曰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筭三年其後欲還本鄉者勿禁

安帝永初元年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

後樊准傳諸如征和元年故事持節慰安因乞從之悉以公田賦貧民通鑑永初二年

孫寶傳經陽侯立曰南郡太守李尚古墾草田數百頃頗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 云云

周禮載師官田 公邑之田

漢區種增耕 伊尹區田

劉般傳永平十一年兼屯騎校尉先是時下令禁民三輩又以郡國牛疫通使區種增耕 謂區種承耕殖也 而吏多失實般上言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為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為租可申敕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 注氾勝之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種十畝收粟畝得百斛中農區田方七寸深六寸間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丁男女十畝收粟畝得五十一石下農區田方九寸深六寸間相去三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丁男女收粟畝得二十八

石旱自又水決之也

魏鄧艾傳值歲凶旱又為區種

文選養生論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不知區種可百餘斛注肥饒之田農書云云

讀詩記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

漢山陽稻田三品簿

後漢循吏傳秦彭建初元年遷山陽太守興起稻田數千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王景建初八年爲廬江太守修起孫叔敖所

說曰農殖爲政之本陶唐稷官爲重其使司徒
督察州郡播殖其增置掾屬十人
晉志始泰五年十月汲郡太守王宏督勸開荒
五千餘頃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
宋時山陰人多田少孔靈符表請徙無貲之家
於餘姚鄮鄞三縣墾起湖田並成良業
前燕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于苑中公收其
八二分入私有牛而地無者亦田苑中公收其
七三分入私

議曰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
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爲無處又緣湖
居人魚鴨爲業小人習始既難勸之未易遠廢
之疇方剪荆棘率課窮乏其事弥難資徙粗立
徐行無悦帝違衆議徙人並成良業

宋文帝均田之制

九年下詔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
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
田三十畝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
再倍之以供耕休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
受田老免及身役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
受諸桑田不在還受之限但通人陪田分於分
雖盈不得以充露田之數不足者以露田充倍

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給田二十畝課蒔餘種桑五十樹棗五株楡三根非桑之土夫給一畝依法課蒔餘果及多種桑楡者不禁諸應還之田不得種桑楡棗果種者以違令論他入還分諸桑田皆為代業身終不還恒從見口有盈者無受還不足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得買過所諸足麻布之土男婦及課別給麻田十畝婦人五畝奴婢衣良皆從還受之法諸有舉戶老小殘疾無受田者年十五以上及疾者各授以半夫田年踰七十者不還所受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受婦田諸還受人田恒以正月若始受田而身亡及賣買奴婢牛者皆至明年正月乃得還受

諸土廣人稀之處隨力所及官借人種蒔後有來居者依法封授諸地狹之處有進丁受田而不樂遷者則以其家桑田爲正田分又不足不給倍田又不足家內人別減分無桑之鄉準此爲法樂遷者聽逐空荒不限異州他郡唯不聽避勞就逸其地足之處不得無故而移諸人有新居者三口給也一畝以爲居室奴婢五口給一畝男女十五以上因其地分口課種菜五分畝之一諸人之分正從正倍從倍不得隔越他畔進丁受田者恒從所近若同時俱受先貧後富再倍之田做此爲法諸遠配謫無子孫及戶絕者墟宅桑榆盡爲公田以供受授受之次給其所親未給之間亦借其所諸諸宰民之

官各隨匠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元魏均田

通典孝文太和元年三月詔一夫制理四十畝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時李安世上疏曰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經術令細人獲資生之利豪古靡餘地之盈帝深細之由始議均田九年（冬十一月丁未）詔均給天下人田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北齊八十畝）婦人二十畝（北齊四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一頭受田三十畝（北齊六十畝）身沒則還田諸宰民之官各隨遠近

給公田有差職分田始於此八年秋始班祿

北齊河清三年令男子十八受輸調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調職事及百姓請墾田者名爲永業田一夫受露田八十畝婦人四十畝每丁給永業二十畝爲桑田不在還受之限土不宜桑者給麻田

隋均田　永業田

通典隋文帝令自諸王以下至都督皆給永業田各有差多至百頃少至三十頃其丁男中男永業露田皆遵後齊之制並課植以桑榆及棗其田宅率三口給一畝開皇九年墾田千九百四十萬四千二百六十七頃

十二年文帝以天下戶口歲增京輔及三河地

少而人衆議者咸欲從就寬鄉帝乃發使四出
均天下之田其狹鄉每丁纔至二十畝老小又
少焉至大業中天下墾田五千五百八十五萬
四千四十頃每戶合得五項

水心葉氏曰齊自　清始有　田之制其居畸
鹿甚矣然尚如此周亦有司均掌田里之政以
其特田皆在官故也今田不在官久矣往事無
從論然遂以為皆不當在官必以其民自買者
為正雖官偶有者亦效民賣之此又㡀也

唐口分世業田

食貨志唐之始時授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
以租庸調之法唐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為
頃授田之制丁男年十八以上人一頃其八十

畝而口分二十畝爲永業老及疾者人四十畝寡妻妾三十畝當户者增二十畝皆以二十畝爲永業餘以口分永業之田植榆棗桑及所宜水田多可以足其人者爲寬鄉少者爲狹鄉狹鄉授田减寬鄉之半其地有薄厚歲一易者倍授之寬鄉三易者不倍工商寬鄉减半狹鄉不給凡徙鄉及貧無以葬者得賣世業田自狹從寬得并賣口分田已賣不復授死者收之以授無田者凡收授皆以歲十月授田先貧及有課役者永徵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富兼并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

官志田曹司田參軍掌口分永業及蔭田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

會要武德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始定均田賦稅凡天下丁男給田一頃十分之二爲世業餘以爲口分身死則承户者授之口分則收入官更以給

通典天寶中應受田一千四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六十二頃十三畝建中初分遣黜陟使比墾田數得百十餘萬頃

劉恕曰後魏均田制度似今世佃官田及絶户由出租稅非如三代井田也魏齊周隨兵革不息農民少而曠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衆官無閑田不復給授故田制爲空文唐志云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兼并似指以爲井田之比失之遠矣

林勲曰周制步百爲畝百畝僅得唐之四十餘畝耳唐之口分人八十畝幾倍於古蓋正觀之盛户不及三百萬末微惟增十五萬若周則王畿千里已有三百萬家之田列國不與焉是以唐制受田倍於周而地亦足以容之狹鄉雖裁其半猶可當成周之制然按一時户口而不爲異日計則後守法難矣既無振貧之術乃許之賣田後魏以来敝法也是以啓兼幷之漸

紀開元九年正月括田通鑑二月乙酉敕有司議丁亥以宇文融充使括逃户及籍外田宇文融傳時户版刓隱人去本籍脆脫縣賦豪弱相幷融由御史陳便宜請校天下籍收匿户羨田以融爲覆田勸農使諸道收沒户八十萬田稱

是

賈敦順傳求徵中洛多豪右占田踰制敦順聚

沒三千餘項賦貧民

致皇甫氏占田者謝氏之產是也是其丁戶之衆寡而為授之田也然世而無在官之田不特應初也僅上之人肯給要不肯給其等有制代常產都需他貲之意則必括民之無田者而給之田其富而逾制者少有限之之法狀之之濟也也若無此意則以民之犯法而沒田為公家之利矣百姓為市而貿之書則以為價不售而復奪之又書則為其說為陳里高價而貫之而民之貪之富之利之病皆不與于心惟錢市得直吏斂得稅賦已矣自後錢齊用已失其心傳之難首調法最善然不能百年為苟簡者所變可勝惜哉食祿之家毋得與民爭利此以廉恥待士大夫之美政也古之仕用人稱其官制入而不從者熱其日及其子孫祿有常賜故仕則不祿有為貴則不祭數勝家代承則不當作半當是時而與民爭利所可貴矣後世用人不慎非然係常朝饗太食旬非因窮之君子甘於菽水被御有事情有育者不經營生理又何以能若盡使僕為丞相其死也惟有一叔自帶以便辦衆事況其餘哉以理論之凡一而既仕者即當亂其品而給之田進而任使則有祿以制其品置而下月則有田以資其生惟大違大河不在原宥之例然後狀其田里如此則不與民爭利之法可得行而廉恥之風益勸矣之

衣心奉氏日自古天下之田無不在官民未嘗得私有之但強者力多却能並兼人之利以為富弱者無力不能自贍其所有之田以至聽造竟為故先王之授設田官以授天下之田會畫授弱焉以賙

過使各有其田得以自耕耘天下無甚貧甚富之民至成周井其若性俗費用程地宜所費其間不能畢率合抵梧處要其大畧亦可見周公治周授田之制先治天下之田以爲井井爲疆界縱橫用人力整治之瀦溢畎澮皆有定數疆界既定人無餘得占田其間田有餘者游手者不耕即無穫民貪并之害彼來井田不備是防遏大戢施戢至商鞅用秦已不復有井田之舊於是開阡陌阡陌既開天下之田卻簡直易先看耕作多少惟患人無力以耕之故秦漢之際有豪強兼并之患富者田連阡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雖若如此猶不明說在民但官不得治故民得自役占而貧者耕斗不得不得不去而爲游手轉而爲末業於漢之世以文景之恭儉光武帝之能上法度至帝之勵精爲治卻不知其本不如此但從下觀衆之說輕我田租以來天下之民如董仲舒師丹雖建議欲限天下之田其制度又卻與三代不合當時但問墾田幾畝全不知是誰田又不知天下之民皆可以得田而耕之光武中興亦只是問天下度田多少當時以度田不實長吏坐死者無數　於漢亡三国並王氏既死於其業之餘未至緊急天下皆爲曠土未及富盛而天下大亂雖當時天下之田既不在官又亦終不在民以爲在官則官無人耕以爲在民則又無簿籍只是券但隨其力之所能至而耕之元魏稍立田制至於北齊後周皆相承授民田其初亦未嘗無法度但未年推行不到頭其法度亦是空立還與只因元魏北齊制度而損益之其受田之法閒一步長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爲頃一夫受田一頃周制乃是百步爲畝唐卻是二位有餘此一項制度與成周不合八十畝爲口分二十畝爲世業是一家之田口分須據下來人數占田多大田制入家子孫百畝唐制若子弟多則占田愈多此又一項與成周不合所謂田事可也見其人皆爲寬鄉火者爲狹鄉之田先寬鄉之半其已有子孫一分與鄉者得受之寬卻三分于下者營工商寬其卻遷

卞授病不給未與周制不同非王建周人見有余足以制于民使得人

以百里之地任其自治蓋古之有命則地雖不足民有餘亦不濟治

或欲不足以使其民不必既而至於地雖多而民又支唐既上自宇

令爲治者分田之時不當先論其鄉狹鄉當以土論不當以人論今

即寬鄉日得多狹鄉自得少自狹鄉徙寬鄉者入得并賣口分永業

而貴賤同之制雖是授田與民且司水旱之不得與亂之不常上又

假貸救卹民之可以相補助而不至匱乏者唯但知授田而已而其

補助之法既立義倉賑貸之名而既令田貴其田使自無恤民之實

矣周之制既不容民遷徙惟有累則從之唐知各地自遷徙者應自

賣所分之田才授田之初其制已自不可久又許之自賣民始有見

於文書而得以私自賣易故唐之世前知其法雖爲極立然先王之

法亦自此大壞矣然世但知其亂之者說之以爲據故公田遂爲

私田而田終不可改蓋緣他立賣田之法所以至此田制既壞至

于今官私遂各自立境界民有没入官者則封固之時或召賣不容

民自擇所謂私田官執其契券以各從其直者加田制所以壞亦是

唐世使民得自賣其田始前世雖不立法其田不在官亦不在民唐

雖有公田之名而世有私田之實其後兵革既起征斂煩重遂雜取

於民遠近異法內外異制民得自有其田而公賣之

天下紛紛遂相兼并故不得不变而爲兩稅要知其故実出於此

永心言患方使民得立券自賣其田而田遂爲私田此說恐亦未求

致如周何貫民田自汁貢尚有田一百五十畝被召之日賣其百畝

以供車馬則自漢以來民得以自買賣田土矣蓋自秦開阡陌之後

田即爲庶人所擅然亦惟富者貴者可得之富者有資可以買田貴

者有力可以占田而耕田之夫率屬役於富貴者也王莽爲大特諸

美田宅甚衆又請善田者五人可以見其時田雖在民官未嘗不賣

田之法而得賣之人亦可以勢取之所謂善田則爲豪者私奉自代

我洛陽有田二頃安能復佩大國相印蓋秦從不遇於時又歎貧可以資田又無權勢可以得田置其貪田無類也

顯德五年賜諸道均田詔曰朕以干戈既弭寰海漸寧言念地征罕臻藝極須議並行均定所冀永適輕重卿受任方隅深窮治本必能副寡昧平分之意察鄉閭致弊之源明示條章用分寄任跂聆集事允屬推公乃命左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使諸州檢定民租

先時上因覽元稹長慶集見在同州時所上均田表因令製素成圖真寫其事以便觀覽遍賜諸道議均定民租乃詔行之上